



大哥是一本书

忆故人

忻瑞忠

梨花又盛开,山上山下,漫山皆白。三年之前的今天,我的大哥忻捷老师离开了亲人。三年时光容易过。不过,这三年来,大哥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时常入梦。三年时间,我织成疏文一篇,怀念大哥。

大哥在“土改”时曾与工作队一起工作,“土改”结束,由乡下推荐在当地光裕小学任教。这是一所全日制小学,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,悬在礼堂的那颗铜铎拉动钟的绳索,声脆清幽,敲响过数以万计学子的心灵。冬季来临,农闲时节,农民缺少文化,贫苦的年轻农民没有上过一天学。生活翻身了,文化也得翻身啊。这正是让村里青年农民学点文化的最好时节。他与农会主任忻成祥,农会骨干忻正云商议要办冬学,把青年农民召集来。农会主任喜出望外。于是,在光裕小学内的破旧的教室里,汽灯高悬,粗糙的手指也捏上了铅笔,一笔一划认真得令人起敬,汽灯稍有淡暗,年青人抢着去打汽。炙热的汽灯发出滋滋的声音,照耀着一张张古铜色的脸。高龄的忻正云回忆说:“我们不会忘记忻捷先生办冬学的岁月,他是老师,也是兄弟、朋友。他和蔼可亲,没有架子。没有忻捷先生的冬学,就没有我的文化,我在村里当书记时可能连红头文件也看不懂,我们利民村上过冬学的农民都不会忘记他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初,大哥被调去樟村教书。樟村是革命老区,李敏烈士的故乡,但那里的老百姓生活仍很艰难。“要翻身靠文化”,山里的孩子不但要上小学,还要上中学。学校办起来,在烈士陵园边,但缺乏师资,必须有致力于山区的有识之士去那里扎根。学生都是山里的孩子,而在大哥的眼里却是中国的希望!夜晚暗淡的美孚灯下,皑皑的白雪里,山路上留下一个个坚实的脚印。手、脚上冻疮发红发紫,四面漏风的宿舍,很难将身体焐暖。饿了,将山里人送来的鸡蛋放在美孚灯

的玻璃口上,一会儿,鸡蛋的香味充盈陋室——也许在那个时候因营养不良,大哥开始患上肺病,有时咳出血来,也不声张……怪不得在大哥的哀悼会时,上百名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,你搀我,我扶你,一路啜泣,一路洒泪,这些来自樟村、蜜岩的老学生,来到灵堂,送如父如兄的忻老师最后一程。

到鄞县一中(鄞州中学前身)时,大哥已是全县闻名的语文教师。他刚在绍兴教完部队干部速成班归来,在鄞县一中任教导主任,同时带语文教研组,还不到四十岁,已是县人大代表,政协委员。可惜呀,我考入鄞县一中时,大哥又调离了。但在这所学校里处处留着他的影子。学校的墙报,语文组文学社的社报,教导处的公告栏,都可见到我大哥的手迹。当时最先发现我的是学校里的语文组的老师。“你是忻捷老师的阿弟,真像,就是个你高……你们相差几年?简直可以当你父亲。”语文老师们围着我,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语文高手,在他们面前怎敢造次,怎敢以忻捷阿弟而自傲,我腼腆地行一个礼,躲到教室里去了。教我语文的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同我说:“你既然是忻捷老师阿弟,就没有理由不读好语文。”

也许是一种影响,我也喜欢语文。上语文课了,我正襟危坐,聆听老师的讲解。一周一次小作文,二周一次大作文,雷打不动,每每作文批下来,那红红的批语竟然比我作文还长,句句恳切,满纸鼓励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我大哥写下的,他当语文组长,不查教师备课本,就看作文本上给学生的批语。我的语文老师告诉我,学生特别注重老师的批语,他们会在这些批语中汲取许多营养——此话是你大哥说的。我相信我大哥的学生都会像我一样珍藏当年的作文本达六十年之久,不是珍爱自己“拖鼻涕”之作,而是难忘恩师的呕心沥血!

大哥这本书很厚,得花功夫细细领会。春已到,蛰伏的生命开始萌动,让我拾掇起散落在地上的白梨花,放在大哥长眠的地方。

农事曲

三月种田下秧子

崔海波

过去鄞州农民一般要到清明期间才下秧子,现在因为有设备保障,这一农事提前了半个月。

春分,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,昼夜平分割暗明,山清水秀朗天清。种粮大户老许在这天开始选种了。虽然现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,但选种这一程序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操作方式,像淘米一样的,把一筒箕谷种浸到水缸里,饱满的谷粒沉下去了,秕谷浮在水面上,农民称秕谷为半壳肉,里面只有半粒米,有些也能发芽,但毕竟先天不足,苗势不会好,这就捞出来作饲料。

水缸边的竹篮里放着一只鸡蛋,我感到莫名其妙,鸡蛋派什么用?一问才知道,原来选种的水是盐水,盐放多少是用鸡蛋来测试的,鸡蛋沉下去的话,说明浓度不够,得继续加盐,等鸡蛋有一点浮出水面了,刚刚好,秕谷就能分离出来了。

我问选种的农民:鸡蛋测浓度的办法是谁想出来的?回答说:是祖传的。老祖宗的智慧,真是了不起。

盐水里浸过的谷种有点咸,必须到清水里去过去一遍。平原地区河网纵横,农民们用平板车把一箩箩谷种拉到附近河里淘洗,这一工序叫做淘谷。接下去还要杀菌,把谷种在药水里浸泡48小时。

刚刚入春,气温还是有点低,谷种在自然条件下是发不了芽的,需要种子发芽器催芽。种子发芽器像一只巨大的烤箱,农民们简称为孵芽机,估计菜场里的绿豆芽也是用这样的机器孵出来的吧。发芽器的温度恒定在50摄氏度,此外,湿度、空气循环等指标也要严格控制。15个小时以后,每一粒谷种都抽出了白色的线头一样的小芽儿。

机器催芽期间,农民们也没闲着,他们把秧盘运到水田里,排得整整齐齐的,像一张张小床。秧田周围大片的耕田还处于休整状态,一部分要到五月份栽种单季稻,待耕期比较长,所以,农民们就在这些田块里种一季草子以增加肥力,草子学名紫云英,春分时节嫩绿青翠,是宁波人喜欢吃的一道时令蔬菜。

我问他们每只秧盘里播多少谷种?回答说:115克。

我不禁愣了一下,因为克这个计量单位很少从农民口中说出来,我之前接触过的农民都习惯于用斤两来算。田边机耕路上,一个农民忙着称分量,他用的是杆秤,每一次称起六斤九两谷种,倒进铁斗里,其他农民端起铁斗去播种,说是正好撒满三十只秧盘,不多不少。我认真地换算了一下,正好平均115克。科学种田要的就是这种严谨,不能毛估估。

在田地里忙碌的都是老年农民,看不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。其中一位老妇人,跟男人做一样的活,忙得满头大汗的,问她多少年纪了,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:“我还后生的,六十三岁。”在这个群体中,她还真的算是年轻的。

秧田里已经放满了水,农民大都穿着高统雨靴干活,只有一个赤着脚,裤脚卷得高高的,问他冷不冷,说是刚下田时蛮冷的,太阳出来就暖和了。他指着扔在田埂上的雨靴说:“不习惯穿这个,赤脚爽快。”

芽虽然催出来了,但时令毕竟还是早春,得在上面撒一层草木灰保暖,这还不够,再盖上塑料薄膜。正常情况下,秧子下田二十五天后,秧苗能长到二十厘米,这就到了“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”的时节了。

总第582期 投稿邮箱:essay@cmb.com.cn 摄影 易明

Advertisement section containing '百业资讯' (Business Information) and various notices including '注销公告' (Cancellation Notice), '减资公告' (Reduction of Capital Notice), and '知音阁婚介' (Zhiyin阁 Marriage Agency).